

清 | 褚人获

# 隋唐演义

四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〔清〕褚人获 著

# 隋唐演义 四

卫绍生 校点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第七十六回

结彩楼嫔御评诗  
游灯市帝后行乐

词曰：

试诵斯干训女，无非还要无仪。炫才宫婢漫评诗，大褒儒林文字。帝后嫔妃公主，尊严那许轻窥？外臣陪侍已非宜，怎纵俳優谑戏？

右调《西江月》

人亦有言，男子有德便是才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盖以男子之有德者，或兼有才，而女子之有才者，未必有德也。虽然如此说，有才女子，岂反不如愚妇人？周之邑姜序于十乱，惟其才也。才何必为女子累？特患恃才妄作，使人叹为有才无德，为可惜耳！夫男子而才胜于德，犹不足称，乃若身为女子，秽德彰闻，虽夙具美才，创为韵事，传作佳话，总无足取。故有才之女，而能不自炫其才，是即德也。然女子之炫才，皆男子纵之之故，纵之使炫才，便如纵之使炫色矣。此在士庶之家且不可，况皇家嫔御，宜何如尊重，岂可轻炫其才，以至褻士林而渎国体

乎？无奈唐朝宫禁不严，朝臣俱得见后妃公主，侍宴赋诗，恬不为怪，又何有于嫔御之流？甚或宦官宫妾与俳优侏儒，杂聚谐谑，狂言浪语，无忌至尊，殊堪嗤笑。

如今且不说中宗昏暗，韦后弄权。且说那时朝臣中有两个有名的才子：一姓宋，名之问，字延清，汾州人氏，官为考功员外郎；一姓沈，名佺期，字云卿，内黄人氏，官为起居郎。若论此二人的文才，正是一个八两，一个半斤。那宋之问，更生得丰姿俊秀，兼之性格风流，于男女之事，亦甚有本领。他在武后时已为官，因见张易之、张昌宗辈，俱以美丈夫为武后所宠幸，富贵无比，遂动了个羡慕之念。又每于御前奏对之时，见武后秋波频转，顾盼着他，似有相爱之意，却只不见召他入内。他心痒难熬，托一个极相契的内监于武后前从容荐引，说他内才外才都妙。武后笑道：“朕非不爱其才，但闻其人有口臭，故不便使之入侍耳。”原来宋之问人虽俊雅，却自小有口臭之疾，曾有人在武后前说及，故武后不欲与之亲近。当时内监将武后所言，述与宋之问听了，之问甚是惭恨。自此日常含鸡舌香于口中，以希进幸。即此一端，可知是个有才无品行的人了。那佺期亦与张易之辈交通，后又在安乐公主门下走动，曾因受赃被劾，长流驩州。夤缘安乐公主，复得召用。安乐公主强夺临川长宁公主旧第，改为新宅，邀中宗御驾游幸，召沈佺期陪往侍宴，因命赋诗，以纪其事，限韵“天”字。佺期应制，即成一律云：

皇家贵主好神仙，别业初开云汉边。  
山出尽如鸣凤岭，池成不让饮龙川。  
妆楼翠幌教春住，舞阁金铺借日悬。  
敬从乘舆来至此，称觞献寿乐钧天。

中宗与公主见诗，十分赞赏。公主道：“卿与宋之问齐名，外人竟称沈宋！今日赋诗，既有沈不可无宋。”遂遣内侍，立宣宋之问到来，也要他作诗一首。先将侏期所咏，付与他看过。公主道：“沈卿已作七言律诗，卿可作五言排律罢。”宋之问道：“侏期蒙皇上赐韵，臣今亦乞公主赐一韵。”公主笑道：“卿才空一世，使用‘空’字为韵何如？”之问领命，即赋一律云：

英藩筑外馆，爱主出皇宫。  
宾至星槎落，仙来月宇空。  
玳梁翻贺燕，金埒倚长虹。  
箫奏秦台里，书开鲁壁中。  
短歌能驻日，艳舞欲娇风。  
闻有淹留处，山阿花满丛。

诗成，公主叹赏。中宗看了，亦极称赞，命各赐彩币二端，公主又另有赏赉。二人谢恩而出。那沈侏期心甚快快，你道为何？盖因当时沈宋齐名，不相上下，今见公主独称宋之问才空一世，为此心中不服。

至景龙三年，正月晦日，中宗欲游幸昆明池，大宴朝臣。这昆明池，乃是汉武帝所开凿，当初汉武帝好大喜

功，欲征伐昆明国，因其国有滇池，方三百里，极为险要，故特凿此昆明池，以习水战。此池阔大宏壮，池中有楼台亭阁，以备登临。当下中宗欲来游幸宴集。先两日前，传谕朝臣，是日各献即事五言排律一篇，选取其中佳者，为新翻御制曲。于是朝臣都争华竞胜的去做诗了。韦后对中宗道：“外廷诸臣，自负高才，不信我宫中嫔御有才胜于男子者。依妾愚见，明日将这众臣所作之诗，命上官昭容当殿评阅，使他们知宫廷中有才女子，以后应制作诗，俱不敢不竭尽心思矣！”中宗大喜道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上官婉儿启奏道：“臣妾以宫婢而评品朝臣之诗，安得他们心服？”中宗笑道：“只要你评品得公道确当，不怕他们不心服。”遂传旨于昆明池畔，另设帐殿一座。帐殿之间，高结彩楼，听候上官昭容登楼阅诗。

此旨一下，众朝臣纷纷窃议，也有不乐的，以为亵渎朝臣；也有喜欢的，以为风流韵事。到那日，中宗与韦后及太平公主、安乐公主、长宁公主、上官昭容等，俱至昆明池游玩，大排筵宴。诸臣毕集，朝拜毕，赐宴于池畔。帝后与公主辈，就帐殿中饮宴，酒行既罢，诸臣各献上诗篇。中宗传谕道：“卿等虽俱美才，然所作之诗，岂无高下？朕一时未暇披览，昭容上官氏，才冠后宫，朕思卿等才子之诗，当使才女阅之，可作千秋佳话，卿等勿以为亵也！”诸臣顿首称谢。中宗命诸臣俱于帐殿彩楼之前，左边站立，其诗不中选者，逐一立向右边去。少顷，只见上

官婉儿，头戴凤冠，身穿绣服，飘轻裙，曳长袖，恍如仙子临凡，先向中宗与韦后谢了恩，内侍宫女们簇拥着上彩楼，临楼槛而坐。楼前挂起一面朱书的大牌来，上写道：

昭容上官氏奉诏评诗，只选其中最佳者一篇，进呈御览，不中选者，即发下楼，付还本官。

楼槛前供设书案，排列文房四宝，内侍将众官诗篇呈递案上。婉儿举笔评阅，众官都仰望着楼上，须臾之间，只见那些不中选的诗，纷纷的飘下楼来。每一纸落下，众人争先抢看，见了自己的名字，即便取来袖了，默默无言的立过右边去。只有沈佺期、宋之问二人，凭他落纸如飞，只是立着不动，更不去拾来看。他自信其诗，与众不同，必然中选。不一时，众诗尽皆飘落，果然只有沈、宋二人之诗，不见落下来。沈佺期私语宋之问道：“奉旨只选一篇，这二诗之中，毕竟还要去其一，我二人向来才名相埒，莫分优劣，只看今日选中那一个的诗，便以此定高下，以后勿得争强。”宋之问点头笑诺。良久，只看又飘飘的落下一纸，众人竞取而观之，却是沈佺期的诗。其诗云：

法驾乘春转，神池象汉回。

双星遗旧石，孤月隐残灰。

战鬪逢时去，思鱼望幸来。

山花缦绮绕，堤柳帐城开。

思逸横汾唱，歌流宴镐杯。

微臣彫朽质，差睹豫章才。

诗后有评语云：

玩沈、宋二诗，工力悉敌，但沈诗落句辞气已竭，宋作犹陡然健举，故去此取彼。

众人方聚观间，婉儿已下楼覆命，将宋之问的诗呈上。中宗与韦后及诸公主传观，都称赞好诗，并称赞婉儿之才。中宗即召诸臣至御前，将宋之问的诗，传与观看。其诗云：

春豫灵池会，沧波帐殿开。  
舟凌石鲸动，槎拂斗牛回。  
节晦蓂全落，春迟柳暗催。  
象溟看浴景，烧劫辨沉灰。  
镐饮周文乐，汾歌汉武才。  
不愁明月尽，自有夜珠来。

原来汉武帝当初凿此昆明池之时，池中掘出黑灰数万斛，不知是何灰，乃召东方朔问之，东方朔道：“此须待西域梵教中人来，问之便晓。”后来西方有人号竺法兰者入中国，因以此灰示之，问是何灰。竺法兰道：“世界终尽，劫火洞烧，此乃劫烧之余灰也。东方朔固已知之矣，何待吾言耶！”又池中有台，名豫章台，台下刻石为鲸鱼，每至雷雨，石鱼鸣吼震动。旁有二石人，传闻是星陨为石，因而刻成人像。有此许多奇迹，故二诗中都言及之。当下众官见了宋之问的诗，无不称美，沈佺期也自谓不

及。中宗并索佺期之诗来看，又看了婉儿的评语，因笑道：“昭容之评诗，二卿以为何如？”二人奏言评阅允当。中宗又问：“众卿之诗，都被批落了，心服否？”众官俱奏道：“昭容高才卓识，即沈、宋二人，尚且心服其公明，何况臣等！”中宗大悦，当日饮宴极欢而罢。自此沈佺期每逊让宋之问一分，不敢复与争名。正是：

漫说诗才推沈宋，还凭女史定高低。

且说中宗为韦后辈所玩弄，心志蛊惑，又有那些俳优之徒，谄佞之臣，趋承陪奉，因此全不留心国政，惟日以嬉游宴乐为事。时光荏苒，不觉腊尽春回，又是景龙四年正月。京师风俗，每逢上元灯夕，灯事极盛，六街三市，花团锦簇，大家小户，都张灯结彩，游人往来如织，金鼓喧阗，笙歌鼎沸，通宵达旦，金吾不禁。曾有《念奴娇》一词为证：

煌煌火树，正金吾驰禁，漏声休促。月照六街人似蚁，多少紫骝雕轂。红袖妖姬，双双来去，娇冶浑如玉。坠钗欲觅，见人羞避银烛。但见回首低呼，上元佳胜，只有今宵独。一派笙歌何处起？笑语徐归华屋。斗转参横，暗尘随静，醉唱升平曲。归来倦倚，锦衾帐里芬馥。

韦后闻知外边灯盛，忽发狂念，与上官婉儿及诸公主，邀请中宗，一同微服出外观灯，中宗笑而从之。于是各换衣妆，打扮做街市男女模样。又命武三思等一班近臣

也易服相随。打伙儿的遍游街市，与这些看灯的人，挨挨挤挤，略无嫌忌。军民士庶，有乖觉的，都窃议道：“这班看灯的男妇，像是大内出来的，不是公主，定是嫔妃；不是王子王孙，定是公侯驸马。可笑我那大唐皇帝，难道宫中没有好灯赏玩，却放他们出来，与百姓们饱看？如此人山人海，男女混杂，贵贱无分，成何体统！”众人便如此议论，中宗与韦后却率领着一班男妇，只拣热闹处游玩，全不顾旁人瞩目骇异。又纵放宫女几千人，结队出游，任其所之。及至回宫查点，却不见了好些宫女。因不便追缉，只索付之不究，糊涂过了。正是：

韦后观灯街市行，市人瞩目尽心惊。

任他宫女从人去，赢得君王大度名。

灯事毕后，渐渐春色融和，中宗与后妃公主，俱幸玄武门，观宫女为水戏，赐群臣筵宴，命各呈技艺以为乐。于是或投壶，或弹鸟，或操琴，或击鼓，一时纷纷杂杂，各献所长。独有国子监祭酒祝钦明，自请为八风之舞，卷袖趋至阶前，舞将起来，弯腰屈足，舒臂耸肩，摇曳足目，备诸丑态。中宗与韦后、诸公主见了，俱抚掌大笑。内侍宫女们，亦无不掩口。吏部侍郎卢藏用，私向同坐的人说道：“祝公身为国子先生，而作此丑态，五经扫地尽矣。”时国子监司业郭山晖在坐，见那做祭酒的如此出丑，不胜惭愤。少顷，中宗问及：“郭司业亦有长技，可使朕一观否？”郭山晖离席顿首答道：“臣无他技，请歌诗以侑

酒。”中宗道：“卿善歌诗乎，所歌何诗？”山晖道：“臣请为陛下歌诗经《鹿鸣》、《蟋蟀》之篇。”遂肃容抗声而歌。先歌《鹿鸣》之篇云：

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萍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将。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

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蒿。我有嘉宾，德音孔昭。视民不佻，君子是则是效。我有旨酒，嘉宾式燕以敖。

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芩。我有嘉宾，鼓瑟鼓琴。鼓瑟鼓琴，和乐且湛。我有旨酒，以燕乐嘉宾之心。

又歌《蟋蟀》之篇云：

蟋蟀在堂，岁聿其莫。今我不乐，日月其除。无已太康，职思其居。好乐无荒，良士瞿瞿。

蟋蟀在堂，岁聿其逝。今我不乐，日月其迈。无已太康，职思其外。好乐无荒，良士蹶蹶。

蟋蟀在堂，役车其休。今我不乐，日月其滔。无已太康，职思其忧。好乐无荒，良士休休。

郭山晖歌罢，肃然而退。中宗闻歌，回顾韦后道：“此郭司业以诗谏也，其意念深矣。”于是不复命他人呈技，即撤宴而罢。正是：

祭酒身为八风舞，堪叹五经扫地尽。

《鹿鸣》《蟋蟀》抗声歌，还亏司业能持正。

时安乐公主乘间请昆明池为私沼。中宗曰：“先帝未有以与人者。”公主不悦，遂开凿一池，名曰定昆池，其

意欲胜过昆明池，故取名定昆，言可与昆明抗衡之也。司农卿赵履温为之缮治，不知他耗费了多少民财，劳动了多少民力，方得凿成这一池。又于池上起建楼台，极其巨丽。中宗闻池已告成，即率后妃及内侍、俳優、杂技人等，前来游幸。公主张筵设席，款留御驾，从驾诸臣，亦俱赐宴。中宗观览此池，果然宏阔壮观，胜似昆明，心中甚喜。传命诸臣，就筵席上各赋一诗，以夸美之。诸臣领命，方欲构思，只见黄门侍郎李日知离席而起，直趋御前启奏道：“臣奉诏赋诗，未及成篇，先有俚言二句，敢即奏呈。”遂高声朗诵云：

所愿暂思居者逸，勿使时称作者劳。

中宗听了，笑道：“卿亦效郭山晖以诗谏耶！”因沉吟半晌，命内侍传谕：“诸臣不必赋诗了，且只饮酒。”及酒酣，优人共为《回波》之舞。中宗看了大喜，遂命诸臣，各吟《回波辞》以侑酒。那日宋之问因病告假，沈佺期却在赐宴诸臣之列。他原任给事中考功郎，自落职流徙后，虽幸复得召用，却还未有迁擢，今欲乘机借《回波》自嘲，以感动君心。因遂吟云：

回波尔如佺期，流向岭外生归。

身名幸蒙齿录，袍笏未复牙绯。

中宗听了微微而笑。安乐公主道：“沈卿高才，牙笏绯袍，诚不为过。”韦后道：“陛下当即有以命之。”中宗道：“行将擢为太子詹事。”沈佺期便叩首谢恩。时有优人

臧奉，向中宗、韦后前叩头奏道：“臣亦有俚语，但近乎谐谑，有犯至尊，若皇帝皇后赦臣万死，臣敢奏之。”中宗与韦后都道：“汝可奏来，赦汝无罪。”臧奉乃作曼声而吟云：

回波尔如栲栳，怕婆却也大好。

外头只有裴谈，内里无过李老。

原来那时有御史大夫裴谈，最奉释教，而其妻极妒悍，裴谈畏之如严君。尝云妻有可畏者三：当其少好之时，视之如生菩萨，安有人不畏生菩萨者；及男女满前之时，视之如九子魔母，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者；及其年渐老，薄施脂粉，或青或黑，视之如鸠盘荼，安有人不畏鸠盘荼者。此言传在人耳，共为笑谈，因呼之为裴怕婆。时韦后举动，欲步趋武后一般，也会挟制夫君，中宗甚畏之，因此臧奉敢于唱此词，他为韦后张威，不怕中宗见罪。正是：

欺夫妻子怕婆夫，笑骂由人我自吾。

却怪当年李家老，子如其父媳如姑。

当下中宗闻歌大噱，韦后亦欣然含笑，意气自得。座间却恼了一个正直的官员，乃谏议大夫李景伯，他因看不上眼，听不入耳，蹶然而起，进前奏道：“臣亦有一词奏上。”道是：

回波尔持酒卮，微臣职在箴规。

侍宴不过三爵，讙哗或恐非仪。

中宗听罢，有不悦之色。同三品萧至忠奏道：“此真谏官也，愿陛下思其所言。”于是中宗传命罢宴，起驾回宫。次日朝臣中，也有欲责治优人臧奉者，却闻韦后倒先使人资金帛赏赐臧奉，因叹息而止。

俳优谑浪胆如天，帝不敢嗔后加奖。

纪纲扫地不可问，堪叹阳消阴日长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总评：佳人阅才子之文，极是趣事。然或闺阁闲评，彼此欣赏则可，若朝臣文字，命官婢品题，则褻渎甚矣，况秽德彰闻如上官婉儿者，又何足称佳人乎？当时沈宋辈为其所赏，正是为其所辱耳。

又评：中宗与韦后微行观灯于市里，纵宫女几千人出游，多不归者。此事载在纲目，真绝无仅有之事！至于内庭开宴，俳优杂技嬉戏谐谑，又不足怪矣。

第七十七回

鸩昏主竟同儿戏  
斩逆后大快人心

词曰：

天子至尊也，因何事却被后妃欺？奈昏蹟无能，优柔不断。斜封墨敕，任人为之。故一旦宫廷兴变乱，寝殿起灾危。似锦江山，如花世界，回头一想，都是伤悲！还思学武后，刑与赏，大权尽我操持。冀立千秋事业，百世根基，再欲更逞荒淫。为欢不足，躬行弑逆，获罪难辞。试看临淄兵起，终就刑诛。

右调《内家娇》

从来宫闱之乱，多见于春秋时。周襄王娶翟女为后，通于王弟叔带，致生祸患。其他侯国的夫人，如鲁之文姜、卫之南子辈，不可枚举。至于秦汉晋，以及前五代，亦多有之。总是见之当时，则遗羞宫闱。传之后世，则有污史册，然要皆未有如唐朝武、韦之甚者也。有了如此一个武后，却又有韦后继之，且加以太平、安乐等诸公主，

与上官婉儿等诸宫嫔，却是一班寡廉鲜耻、败检丧伦的女人。好笑唐高宗与中宗，恬然不以为羞辱，不惟不禁之，而反纵之，使酿成篡窃弑逆之事。一则几不保其子孙，一则竟至殒其身，为后人所嗤笑唾骂，叹息痛恨。

如今且说上官婉儿，自彩楼评诗之后，才名大著，中宗愈加宠爱，升他做了婕妤，其穿的服饰与住的宫室，都如妃子一般。他愈恃宠娇恣，又倚着皇后与诸公主都喜欢他，更自横行无忌。中宗又特置修文馆，选择公卿中之善为诗文者，如沈佺期、宋之问、李峤等二十余人，为修文馆学士，时常赐宴于内廷。吟诗作赋，争华竞美，俱命上官婉儿评定其甲乙，传之词林，或播之乐府。由是天下士子，争以文采相尚，一切儒学正人与公说正言，俱不得上达。正是：

不求方正贤良士，但炫风云月露篇。

上官婉儿又与韦后、公主们私议，启奏中宗，听说婉儿自立私第于外，以便诸学士时常得以诗文往还评论。因此那些没品行的官员，多奔走出入其私第，以希援引进用。婉儿因遂勾结其中少年精锐者，潜入宫掖，与韦后、公主们交好。于是朝臣中崔湜、宗楚客等，俱先通了婉儿，后即为韦后与公主们的心腹。中宗自观灯市里之后，时或微服出游，或即游幸上官婉儿私第，或与韦后公主们同来游幸。婉儿既自有私第在外，宫女们日夕来往，宫门上出入无节，物议沸腾，却没人敢明言直谏。只有黄门侍

郎宋璟独上一密疏，其略云：

臣前者闻诸道路，天子与后妃、公主，微服夜游市里观灯，士庶瞩目称异。臣初以为必无是事，既而知人言非妄，不胜骇诧。周礼云：“夫人过市罚一幕，世子过市罚一帘，命夫过市罚一盖，命妇过市罚一帷，国君过市则刑人赦。”诚以市里嚣尘，逐利者之所趋，非君子所宜入也！夫国君、世子、命夫、命妇、夫人等一过市中，尚且有罚，况帝后妃主之尊，而可改妆易服，结队夜游，招摇过市乎！至于怨女三千，放之出宫，乃太宗皇帝之美政。陛下既不此之法，而但纵宫人数千，任其出游，以致逋逃者，无可追查，成何体统？且宫妃岂容居外第，外臣岂容与宫妃往还？此皆大丧国体之事。伏乞陛下立改前失，速下禁约，严别内外，稽察宫门出入。更不可白龙鱼服，非时游幸。亦不可无端宴集，使谐媚者流闲吟浪咏，更唱迭和。尤不可使俳優侏儒，与朝臣混杂于帝后妃主之前，戏谑无忌。轻万乘而渎百僚，致滋物议也。

中宗览疏，也不批发，也不召问，竟置之不理。宋璟也无可如何。韦后等愈无忌惮，太平公主、安乐公主久已奉诏，各自开府第，自置官属。这班无耻幸进之徒，多营谋为公主府中官员。

安乐公主府中，有两个少年的官儿，一个姓马，名秦